

說「毯」

徐時儀

上海師範大學

常用詞是詞彙系統中的核心部分，常用詞衍變遞嬗的研究是一項十分繁重和難度很大的工作，誠如張永言和汪維輝先生《關於漢語詞彙史研究的一點思考》一文所說「這項工作也許需要幾代人的共同努力」。¹「毯」字《說文》未收，在現代漢語中是個常用詞，指用來鋪蓋或張挂的禦寒或裝飾的織物。「毯」字始見於何時？「毯」與「氍毹」、「氍毹」、「氍毹」、「氍毹」、「氍毹」、「氍毹」等詞語義上有甚麼關聯？「毯」與「毛布、毛席、毛褥、地衣、絨氈、地氈、舞氈、毛錦」等詞又有甚麼關係？筆者不揣譾陋，謹就「毯」的最早使用年代以及與「毯」有關的一些織物詞的詞義略作探討。

一、「毯」的最早使用年代

「毯」是中古漢語中才出現的後起字，指用來鋪蓋或張挂禦寒或裝飾的織物。黃金貴先生《古代文化詞義集類辨考》說「據今人賈應逸等所考，『毯』字唐代始見；而『地毯』連稱，要到元代。大抵合情。至今未見唐以前用『毯』字的材料。」²《漢語大詞典》釋此詞引首見書證為唐無名氏《補江總白猿傳》：「嘉樹列植，間以名花；其下綠蕪，豐軟如毯。」《辭源》和《漢語大字典》亦同。

實際上南北朝時「毯」字已出現。考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縣阿斯塔那一號墓出土文書中載有「得床十一斛，作絲二斤三兩半。闕兒前買毯賈（價）。」（18頁）³據此墓同時出土的隨葬衣物疏記載稱建初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高昌郡高縣都鄉孝敬里民韓渠妻命

1 張永言、汪維輝：《對漢語詞彙史研究的一點思考》，載《中國語文》第6期（1995年）。

2 賈應逸：《新疆地毯史略》（北京：輕工業出版社，1984年）；黃金貴：《古代文化詞義集類辨考》（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頁644。

3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等：《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一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下文同，括號內為頁碼。這些文書現藏於新疆博物館和吐魯番地區文物保管所。

早終，謹條隨身衣裳雜物。考建初是西涼李皓年號，然建初十三年二月李歆已改元嘉興，蓋其時高昌地區仍沿用建初年號，故有十四年，實為嘉興二年(418年)。此墓中尚出土有罰毯文書云「罰毯貳拾貳張入官」。又據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縣哈拉和卓九六號墓出土的伊烏等毯帳云「伊烏毯十張，伊受毯廿張，羌兒母毯五」。(78頁)這些文字與北涼真興六年(424年)出受麥帳寫在同一紙面上。此墓中出土的殘片上尚寫有「有毯半張」等。(79頁)此外，阿斯塔那二二三號墓出土的文書上亦載有「正月內被敕，催公乘艾棗直毯，到艾舍。艾即賣毯六張，共來到南門前，見杜慶。艾共相即以毯與慶。」(208頁)⁴

二、「毯」的詞義

「毯」是一種棉或毛織物。據《青海都蘭縣諾木洪塔裏他裏哈遺址調查與試掘》一文報道，毛織物作為我國古代勞動人民的衣著原料早在原始社會已經出現。⁵《詩·豳風·七月》云：「無衣無褐，何以卒歲？」鄭玄箋：「褐，毛布也。」褐，又寫作毼。考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一釋《大威德陀羅尼經》第十一卷「毛毼」中「毼」云：「布莽反。謂毛布也。《字林》：『罽之方紋者曰毼。』《通俗文》：『織毛曰罽，邪交曰毼。』」(31頁)⁶ 1959年新疆博物館考古隊在新疆民豐縣北的尼雅遺址發掘出土了許多漢晉時的絲、毛、麻織物，其中就有藍色斜紋和黃色菱紋的毼。⁷

細的毛織物通稱「罽」，「罽」是罽的假借字，又可省寫成「罽」。⁸ 考《廣雅》卷八上《釋器》云：「毼毼毼毼毼毼毼毼毼，罽也。」《說文·糸部》：「罽，西胡毼布也。」《爾雅·釋言》：「毼，罽也。」⁹ 邢昺疏云：「舍人曰毼謂毛罽也。胡人續羊毛而作衣，然則罽者織毛為之，若今之毛氈氈以衣馬之帶鞅也。」¹⁰ 罽是人工織成的毛織物，看上去與動物的皮毛相似，故又稱為織皮。尼雅遺址出土有綠地人獸葡萄紋和藍地龜甲四瓣花紋的罽。毼、罽、毯多為毛織物，但毼和罽一般指衣料，毯則指用來鋪蓋或張挂的禦寒或裝飾的織物。氈也以毛為原料，有時可泛指以動植物的毛絮為原料的織物。考《慧琳音義》卷二十六所錄《雲公音義》釋《大般涅槃經》第二十卷中「劫貝娑花」云：「花同柳絮，可

4 此文書的年代約為十六國時期。

5 〈青海省都蘭縣諾木洪塔裏他裏哈遺址調查與試掘〉，載《考古學報》第1-2期(1963年)

6 玄應：《一切經音義》，叢書集成本，括號內為頁碼。下同，簡稱《玄應音義》。

7 〈新疆民豐縣北大沙漠遺址墓葬區東漢夫妻合葬墓發掘報告〉，載《文物》第6期(1960年)；〈新疆民豐大沙漠中的古代遺址〉，載《考古》第3期(1961年)。

8 「罽」是一種細的魚網。《漢語大字典》第八冊所附《異體字表》以「罽」和「罽」為正字，以「罽」為「罽」的異體字，「罽」又為「罽」的異體字。

9 郝懿行《爾雅義疏》云：「毼者，毼之訛文也。」

10 《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2582下欄。

以為綿。詢問梵僧，白氈是也。」(1015 頁)從慧琳所載可知梵僧將劫貝娑花織成的綿也稱為白氈，且毯與氈都可用作坐褥或地毯等鋪墊物，往往同義連用，泛指毛制物品，但二者性能與製作方法並不相同。據《慧琳音義》卷十四釋《大寶積經》第八十一卷中「氈褥」引《考聲》云：「杵毛為之曰氈，以繒彩衣之曰褥也。」(540 頁)毯是用動物的毛或植物的纖維紡拈成綫，再以經緯編織而成。氈則是將動物的毛通過濕、熱、擠、壓等物加工製成的無經無緯的塊片狀厚毛物，可用來作帳篷。氈出現較早，毯出現比氈晚。一般而言，毯指厚實有毛絨的毛製品時與氈相似，指細軟的棉或毛織品時與麕相似。

三、有關「毯」的外來詞

不同民族所用語言不同，在用本民族語言記載異族事物時常採用音譯的方法。漢語中的外來詞最初用音譯方法寫下來的記音字往往不一樣，後來又多改為半音半義兼表音義的合璧字，或改為高譯。有關「毯」的毛織物是由西域傳入的，其譯音因西域各國的語音不盡相同而用的漢字也不盡相同。

黃金貴先生說：「『毯』的名稱雖然出現較遲，但其物早已有之。」最早產自大秦(羅馬)，後傳入天竺(印度)，漢代由西域傳入，寫作氍毹。¹¹ 據《後漢書》卷八十八《西域傳》載，天竺國「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細布、好氍毹、諸香、石蜜、胡椒、薑、黑鹽。」李賢注「氍毹」引《埤蒼》曰：「毛席也。」又引《釋名》曰：「施之承大床前小榻上，登以上床也。」(2922 頁)¹² 又作「毹毹」。《世說新語·任誕》：「王子猷詣都雍州。雍州在內，見有氍毹，云：『阿乞那得此物！』」

亦作氍毹。《樂府詩集·相和歌辭十二·隴西行》：「請客北堂上，坐客氍毹氍。」裴松之注《三國志》卷三十《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評引《魏略》云：「大秦多金、銀……黃白黑綠紫紅絳紺金黃縹留黃十種氍毹、五色氍毹、五色九色首下氍毹、金鏤鏤、雜色綾、金塗布、緋持布、發陸布、緋持渠布、火浣布」等。(861 頁)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八十一釋《南海寄歸內法傳》第二卷中「氍毹」亦云：「上懼俱反，下數芻反。《埤蒼》雲即氍毹也。《聲類》云：『毛席也。』《古今正字》二字並從毛，瞿、俞皆起也。」(3189 頁)¹³「氍毹」又作「毹毹」，「氍毹」又作「毹毹」。《樂府詩集·雜曲歌辭十七·樂府古辭》：「毹毹毹毹五木香，迷疊艾納及都梁。」

11 黃金貴《古代文化詞義集類辨考》一書已對「毯」及與「毯」相關的詞語作有考述，本文就佛經音義中的有關資料續作考補，黃先生已論及處則從略。

12 本文採用中華書局標點本，括號內為頁碼，下同。

13 慧琳：《一切經音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影印本《正續一切經音義》)，括號內為頁碼。下同，簡稱《慧琳音義》。

氈又寫作「氈」、「氈」、「氈」、「氈」，氈又寫作「氈」、「氈」、「氈」、「氈」、「氈」、「氈」。如：

張衡《四愁詩》：「美人贈我氈氈氈。」

《玄應音義》卷二釋《大般涅槃經》第十一卷中「氈氈」云：「本胡語也。織毛為布如麻，以敷床褥，出剌賓國。《聲類》云：『毛席也。』二字並從毛，瞿、俞皆聲也。或作氈氈。」(2501頁)

又卷十三釋《大寶積經》第三十七卷中「氈氈」云：「上音瞿，下霜芻反。《考聲》云：『織毛為文彩。』本胡語也。此無正翻，俗曰毛錦，即文罽也。居又反。或作氈氈。」(478頁)

又卷六十三釋《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尼陀那攝頌》中「氈氈」云：「上音衢，下數俱反。《集訓》云：『毛罽也。』出西戎、土蕃諸胡國。一云有文毛布也。」(2557頁)

又卷五十九釋《四分律》第三十一卷中「氈氈」云：「又作氈氈二形。《字苑》作氈氈，同。強朱、雙朱反。《聲類》云：『毛席也。』《釋名》作喪(裘)洩。¹⁴《通俗文》：『織毛褥曰氈氈。細者謂之氈氈也。』」(2394頁)

又卷六十六釋《集異門足論》第八卷中「氈氈」云：「上具俱反，下山於反。正體字也。《論》文「氈氈」非也。《考聲》云：『氈氈，織毛為之，色雜文彩也。』《埤蒼》云：『氈氈，氈氈也。』《釋名》云：『毛相雜為之也。』《古今正字》云：『毛席也。』二字並從毛，瞿、俞皆聲。」(2658頁)

《太平禦覽》卷七零零八《服用部》引《通俗文》云：「織毛褥謂之氈氈，氈氈細者謂之氈氈。」

《格致鏡原》·居處器物·氈毯引漢楊孚《異物志》說：「大秦國野繭織成氈，以群獸五色毛雜之，為鳥獸人物草木雲氣，千大萬怪，上有鸚鵡，遠望軒軒若飛，其文在白黑綠紅絳金縹碧黃十種色。」

據鄭張尚芳先生擬音，氈為gio，氈為fau，氈為fio。¹⁵氈的聲旁俞在漢末為lo，聲母與梵文s的濁化音z相近，¹⁶喻四的演變為l→λ→j，故氈又可寫作氈、氈。

四、「氈氈」、「氈氈」等詞的語源

「氈氈」、「氈氈」、「氈氈」是西域一帶人們對織花毛毯的音譯詞。勞費爾在《中國伊朗編》一書中考述了波斯的紡織品，指出氈氈「代表一個譯音，相當於中古波斯語裏一個

14 《釋名》卷六《釋床帳》第十八：「裘洩，猶裘數。毛相離之言也。」成容鏡曰：「即氈氈之聲轉。」《釋名疏證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頁289。

15 本文有關語音的分析得到鄭張尚芳先生的指點，謹此致謝。

16 俞敏：《後漢三國梵漢對音譜》，選自《俞敏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頁17。

字，與字根 /tāb (紡績) 在關。」「漢語譯音所根據中古波斯字或許是 tāptan 或 tāpetān，-ān 是複數的詞尾。」¹⁷ 藤田豐八〈榻及氍毹氍毹考〉一文說：「氍毹出於印度北部及葱嶺以西諸國，而以大秦所產者之彩紋尤為鮮明。」認為「氍毹系波斯語 takht-dār 或其古形的音譯。」¹⁸ 劉正埏先生等《漢語外來詞詞典》釋此詞詞義為羊毛氍，或一種產於波斯的布料，源自中古波斯語 tāptān, tāpetān。¹⁹

考《慧琳音義》卷八十九釋《高僧傳》第二卷「傭織氍」云「下貪荅反。《埤蒼》云：氍毹即毛席也。《釋名》云：氍毹，施之大床前小榻上所敷床者也。《考聲》云：氍毹，西域織毛為文彩也。《古今正字》從毛聃聲，聃音同上。毹音登。」(3418 頁)《慧琳音義》所引的《釋名》與傳本《釋名》不盡相同，傳本為「登以上床也」，慧琳引為「所敷床者也」。據王先謙《釋名疏證補》云：「畢沅曰今來作『榻登施大床之前小榻之上，所以登床也。』據《後漢書》注引改。《一切經音義》引作『氍毹，施之大床前小榻上所以登上床者，因以名焉。』案：氍毹亦《說文》新附字。成蓉鏡曰《御覽》七百八引《通俗文》：『氍毹細者謂之氍毹。』名氍毹者，施大床之前小榻之上所以登而上床也。王啟原曰：『榻登之物，緣榻以登而名故。』²⁰《說文》無氍毹字，然成國之前已有作氍毹者，如成所引服虔《通俗文》是也。《東觀漢紀》『景丹率眾至廣阿，光武出城外。下馬坐氍毹上，設酒肉。』班固《與弟書》『月支氍毹大小相雜，但細好而已。』皆在成國前。氍毹以毛為之，古制字從毛也。」²¹ 顏洽茂先生《佛教語義闡釋》一書論及此詞時指出「云『所敷床者』，是；云『登以上床也』，則是『以中國之言，求外邦之義』（《管錐篇》第 1461 頁）了。究為古本不誤，今本以訛傳訛？還是《譯名》強說語源？今並錄之存參。」²²

考《釋名疏證補》中畢沅所引《一切經音義》出自《玄應音義》，玄應在釋《大般涅槃經》第十一卷、《觀佛三昧海經》第七卷和《四分律》第三十七卷中「氍毹」一詞時皆引《釋名》云：

17 勞費爾：《中國伊朗編》，（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 年），頁 321。

18 藤田豐八：〈榻及氍毹氍毹考〉，選自《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北京：商務印書館，1936 年），頁 516-520。張永言《漢語外來詞雜談》一文說「『氍毹』顯然是個音譯詞。勞費爾以為當是源於中古波斯語的 tāptān，但這僅是他的擬構，並非真實存在的詞 (actual word)。藤田豐八撰〈榻及氍毹氍毹考〉謂『氍毹』系波斯語 takht-dār 或其古形的音譯，但對音不合，似不可靠。晚近馬端志認為『氍毹』當是波斯語 tābidan (義為 woven) 的對音，較為可信。而我國古人卻誤『以中國之言，求外邦之義』，如《御覽》引《通俗文》云『名氍毹者，施大床之前，小榻之上，所以登而上床也』，以至連字也隨義而改了，如劉熙《釋名·釋床帳第十八》云：『榻登，施之承大床前小榻上，登以上床也。』」（《語言教學與研究》1989 年第 2 期）

19 劉正埏：《漢語外來詞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1984 年），頁 335；葉隆禮：《契丹國志》中諸小國貢進物件有「玉、珠、犀、乳香、琥珀、瑪瑙器、寶鐵兵器、斜合黑皮、褐黑絲、門得絲、怕裏呵、礪砂、褐裏絲、衣上皆細毛織成，以二丈為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頁 205；黃時覽：〈遼與「大食」〉一文指出《契丹國志》中的「門得絲」和「怕裏呵」是伊朗語，「現代波斯語中有 mandish，義為地毯、毯子，可以與門得絲構成對音。中古波斯語有 pmgn (parnagan)，義為多色錦緞或花布（包括手織物），可能是怕裏呵的原詞。」（臺北：《新史學》第 3 卷第 1 期，1992 年）。

20 故：顏洽茂《佛教語義闡釋》一書中屬下句（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7 年），頁 115。

21 王先謙：《釋名疏證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影印本），頁 289-290。

22 顏洽茂：《佛教語義闡釋》（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 1997 年），頁 115。

「施之大床前小榻上所以登上床」，²³ 可知此當為唐時所見《釋名》的原文，玄應以此為「毼毼」一詞得名之因。慧琳引《釋名》時顯然作有改動，他將《釋名》所釋「登以上床也」改為「所敷床者也」，很不能是認為劉熙在解釋「毼毼」一詞的得名原因時有穿鑿附會之處。考慧琳出生於西域疏勒國，《宋高僧傳》卷五《慧琳傳》稱他「內持密藏，外究儒流，印度聲明，支那詰訓，靡不精奧」。顧齊之《一切經音義》序稱其「尤精字學」。景審《一切經音義》序亦稱其「內精密教，入於總持之門；外究墨流，研乎文字之粹。印度聲明之妙，支那音韻之精，既瓶受於先師，亦泉瀉於後學」。他不僅通曉梵、漢語言，而且熟悉一些西域語言。他在解釋佛經詞語時往往辨明該詞是哪一種語言，如釋《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第一卷中「蘇莫遮冒」指出其是「西戎胡語」，釋《惠超往五天竺國傳》中「闍蔑」和「葛辣都」則分別指出其是「昆侖語」和「蕃語」。²⁴ 由於慧琳精通梵漢，所以他往往能突破字形束縛，意識到漢語中外來音譯詞的詞義與其所用字形沒有必然的聯繫，而從語音方面研究解釋詞義。²⁵ 我們曾對《慧琳音義》中所引《方言》、《說文》等的引文與今傳本《方言》、《說文》等作有對勘，發現慧琳所引與今傳本不相符合的部分有些也往往是其憑記憶而引。因而，我們認為慧琳顯然意識到《釋名》的釋義有附會之嫌，在引《釋名》釋「毼」時可能按他的理解作了改動。

據《廣韻》，毼的中古音為吐盍切，盍韻透母入聲；毼為都藤切，登韻端母平聲。毯的中古音為吐敢切，敢韻透母。從語音上分析，毯可以看作毼毼的合音形式。

相對於「毼毼」而言，「毼毼」是一種較粗的毛毯。藤田豐八《榻及毼毼毼考》一文說，「毼毼、毼毼在波斯語中無相當之語，惟阿剌伯語中有 ghāshiyat, gāshiya 等語。」「毼毼、毼毼殆阿剌伯語之對音，而漢代之中國人，已知是物，故此阿剌伯語，似在遠古，業已傳入波斯及其他東方諸國矣。吾人苟不得其佐證，尚未敢斷言也。」²⁶ 新疆出土的佉盧文書²⁷ 中也提到一種名叫 kośava 的毛織物，亦寫作 kojava，意為粗毛毯。²⁸ kośava 毼毼。馬雍先生《新疆佉盧文書中的 kośava 即「毼毼」考——兼論「渠搜」古地

23 見《玄應音義》卷二、卷四和卷十四，叢書集成本頁86、197和669。

24 見《慧琳音義》卷四十一和卷一百。

25 參見拙著《慧琳音義研究》第四章（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7年）。

26 藤田豐八：〈榻及毼毼毼考〉，選自《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北京：商務印書館1936年），頁520-521；馬雍：〈新疆佉盧文書中的 kośava 即「毼毼」考——兼論「渠搜」古地名〉一文指出 gāshiya 的意思是一種覆蓋在馬鞍上的墊子，即中國古代所謂障泥。認為漢文的「毼毼」不可能譯自阿拉伯語，而只可能譯自西域的某種古代語言，這種語言或許屬印度語系，或許與印度語系有著共同的來源。載《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

27 佉盧文字是古代印度重要字母之一，使用區域包括我國新疆、印度北部、巴基斯坦、阿富汗、蘇聯一些地區。在於闐王國和鄯善王國遺址發現了大量使用一種印度俗語寫成的佉盧殘卷。

28 饒宗頤：《符號·初文與字母——漢字樹》（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頁77。

名》一文指出「佉盧文 kośava 一詞當源自梵文 kośa。」「『氍毹』古音當讀作 kūsou 或 kūśau。就音讀言，ko 轉為 kū 是沒有問題的：śava 按梵語『特弱變化』的音變規則也可能轉化為 śau，所以 kośava 可以轉化為 kūśau 而被譯作『氍毹』。」從字的形體而言，「氍毹」等外來詞已為形聲字，馬雍先生據此認為「氍毹」顯然是晚出的譯音字，其最初的得名與古西域名為渠叟或渠搜的部落或許有關聯，「很可能最初因為這個部落擅長織『渠叟』，故也被稱為『渠叟』。後來為了將兩者加以區別，才在毛織物的名稱上加以『毛』旁，成為氍毹。既然這個名詞來自音譯，寫法也不固定，從而產生了氍、毹之類的新字。於是，這種毛織物的名稱與部落名稱的關係便被人們遺忘了。²⁹

床毯或衣物等羊毛織物在藏語中又可音譯為「普羅」、「嗜嚕」、「穉穉」、「布縷」、「穉」，³⁰ 這些詞是西藏語 phrug 的對音，意譯為毛席。³¹ 《正字通》卷十二云：「中天竺有氍毹，今日穉穉，蜀之邊有之。」

考《說文新附》云：「氍，氍毹、氍毹皆氍毹之屬，蓋方言也。」《慧琳音義》卷十三釋《大寶積經》第三十七卷中「氍毹」一詞時曾指出其「本胡語也。此無正翻。」(478 頁) 卷十五釋說該經第一百二十卷中「黃毯」云：「他感反。或作氍。《考聲》云：『纖毛為之。』出吐蕃。」(591 頁) 卷六十四釋《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中卷「氍毹」一詞又云：「上具俱反，下數衢反。波斯胡語也。」(2589 頁) 宋應星《天工開物·褐氍》亦說：「其氍毹、穉穉等名稱，皆華夷各方語所命。」這些與「毯」有關的外來詞可能源自印度，也可能源自波斯，更可能源自受印度或波斯等語言影響的當時西域語言，其中或據焉耆語，或據龜茲語，抑或據其他西域語，此尚有待隨著西域語言研究的進展而根據其與相關語言的對音再作進一步的深入考證。

五、有關絲及棉等的毛布織物

據有關文獻所載，當時西域一帶已能利用草花蕊等植物和動物毛羽織成布或毛毯。如裴松之注《三國志》卷三十《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評引《魏略·西戎傳》云，大秦國「有

29 馬雍：〈新疆佉盧文書中的 kosava 即「氍毹」考——兼論「渠搜」古地名〉，載《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4 年)，頁 51-54。勞費爾：《中國伊朗編》一書還探討了《元史》卷四十三《順帝本紀》六中所載波斯語詞 saqalāt、saqallāt 的音譯「撒哈刺」一詞，指出其詞義可能是一個產紅布的城名，「或指紅布或以此紅布制的衣。」黃時鑒：〈元代扎你別獻物考〉一文認為從勞費爾引述的西方文獻看，似乎「撒哈刺」是一種絲織品，但是從漢文文獻看，它顯然是一種毛織物。如《大明一統志》卷九十說，撒哈刺「以毛織之，蒙茸如氍毹，有紅綠二色。」曹昭：《格古要論》卷下說，灑海刺「出西番，絨毛織者，闊三尺許，繁厚如氍。西番亦貴。」陳誠等：《西域番國志》中提到豪家巨室有用撒哈刺「遮護牆壁」的。「從這些材料可以確知，撒哈刺是一種毛織物，質高價昂，有紅綠兩種顏色，可用以製作衣衫，也可用以裝飾室壁。」載《文史》第 35 輯(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

30 劉正琰：《漢語外來詞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4 年)，頁 282。

31 藤田豐八：〈榻及氍毹氍毹考〉，選自《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北京：商務印書館，1936 年)，頁 520。

織成細布，言用水羊毳，名曰海西布。此國六畜皆出水，或云非獨用羊毛也，亦用木皮或野繭絲作，織成氍毹、毼毼、罽帳之屬皆好，其色又鮮於海東諸國所作也。」(861頁) 上文《格致鏡源·居處器物·氍毹》引漢楊孚《異物志》也說到：「大秦國野繭織成氍毹，以群獸五色毛雜之。」馬雍先生《新疆佚盧文書中的 kośava 即「氍毹」考——兼論「渠搜」古地名》一文說，梵文 kośa 的意義為「繭」。梵文還有一個源自 kośa 的詞，即 kauśeya，漢譯作「橋奢耶」，指印度的野繭絲，引申又指野繭絲織物。玄奘《大唐西域記》卷二述印度服飾云：「其所服者，謂橋奢耶衣及氍布等。橋奢耶者，野繭絲也。」馬雍先生指出「這個詞原指野繭絲織物，後來因為傳到游牧地區，改用獸毛織毯，才轉而用以指毛織物。」考《玄應音義》卷一釋《大方等大集經》第十二卷中「橋奢耶」云：「此譯云蟲衣，謂用野繭絲綿作衣也。應云俱舍，此云藏，謂蠶藏在繭中，此即野繭也。」(32頁)³²《慧琳音義》卷二十五轉錄雲公釋《大般涅槃經》第一義中此詞云：「《五分律》云野繭所作綿，拈織為衣。」(957頁)又釋第四卷中此詞云：「《五分律》云：『絲，蠶所作。』謂家蠶野繭並是也。」(973頁)³³

氍也指細毛布。《玉篇·毛部》：「氍，毛布也。」又作「榻布」、「白疊」。《史記·貨殖傳》「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裴駰集解引《漢書音義》曰：「榻布，白疊也。」(3275頁)《南史》卷七十九《夷陌》下云高昌國「草木，有草實如繭，繭中絲如細纒，名曰白氍子。國人取織以為布，布甚軟白，交市用焉。」(1984頁)唐劉言史《王中丞宅夜觀舞胡騰》：「細氍胡衫雙袖小。」《玄應音義》卷十九釋《佛本行經》第三十九卷中「白氍」云：「古文氍，同。徒頰反，毛布也。」(886頁)《慧琳音義》卷四釋《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三百九十八卷中「白氍」亦云：「下徒頰反，西國草名，其草花絮堪以為布。」(163頁)又卷三十三釋《轉女身經》中「抽毳紡氍」云：「毳音椎芮反。毳者，鳥獸細茸毛也。鄭注《禮記》曰：『毳者，毛之細縵也。』孔注《尚書》曰：『奕毳細毛也。』《說文》亦獸之細毛也。『案：毳衣者，采鳥獸細奕五色毛紡績織成文罽，以為上服。轉輪聖王服禦衣也。紡音芳岡反。杜注《左傳》曰：『紡績為纒也。』《古今正字》從糸，方聲也。下音牒。氍者，西國木綿草花，如柳絮。彼國土俗皆抽拈以紡成纒，織以為布，名之為氍。」(1343頁)勞費爾在《中國伊朗編》一書中指出「氍」古時為 dziep, dziep,³⁴ diep, did, 反切為「徒頰」，即 thiap, Adiab, dhab, 此是梵語 dvipa 的譯音。宋董衝《唐書釋音》卷二十三以「徒頰」，為切，等於中古波斯語 dip 或 dēp，相當於新波斯語 dibā (絲錦)，dibāh (金絹)，dibādz (錦馬甲)。《漢書》注云《外國傳》裏曾說到諸薄(爪哇)的婦女製造「疊」和「花布」。勞費爾

32 玄應釋《地持論》第五卷中此詞云：「亦云俱舍，訛也。此譯以內藏，舊譯云蟲，謂蠶在繭中。此即野繭也，用野繭絲綿作衣者，橋奢耶衣是也。」(467頁)兩例中一云應云俱舍，一云訛也。考其卷十七釋《俱舍論》第一卷中「俱舍」云：「此譯云藏，則庫藏之總名也，而體是蠶繭，藉以喻之也。」(792頁)又卷二十四釋《阿毗達磨俱舍論》第一卷中「俱舍」亦云：「此翻云藏，則倉庫繭繅之總名也，舍藏義一切以名焉。」(1087頁)其意都在於指出「橋奢耶」的「俱舍」義是比喻義。

33 有關蠶絲的情況，季羨林：〈中國蠶絲輸入印度問題的初步研究〉一文已論及，此不贅。

34 「氍」音 diep, 擬作 dziep 和 dziep 是把舌音擬為齒音，在音理上似欠依據。

認為從《南史》卷七十九和《梁書》卷五十四所描寫的這植物看來，可以假定「帛疊」一詞是後來轉用在棉花上的。³⁵

據文獻記載，尚有桐花布、荅布、都布、越諾、古貝、吉貝、屈陶、黃潤、劫波育、迦波羅等與「氎」類似的指織物的詞，亦皆以木棉樹的綿或類似木棉樹的綿及野蠶絲織成。如《舊唐書·南蠻西南蠻傳》載婆利「有古貝草，緝其花以作布，粗者名古貝，細者名白氎。」《玄應音義》卷十四釋《四分律》第二卷中「拘遮羅劫貝」云，劫貝「或言劫波育，或言劫波婆，正言迦波羅，此譯云樹花名也，可以為布。高昌名氎，氎是衣名。罽賓以南大者成樹，以此形小，狀如土葵，有殼，剖以出花如柳絮，可紉以為布，用之為衣也。」(642頁)又卷一釋《大方等大集經》卷十五中「劫波育」云：「或言劫貝者，訛也。正言迦波羅。高昌名氎，可以為布。罽賓以南大者成樹，以此形小，狀如土葵，有殼，剖以出花如柳絮，可紉以為布也。」(32頁)³⁶考《一字奇特佛頂經》上卷有「氎縷」一詞，《慧琳音義》卷三十五釋此詞云：「上音牒，西國草花蕊也。如此國薊花絮然為縷作布，從毛疊聲，或從糸作縷。本無此字，譯經者權制之，故無定體。」(1400頁)據《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八《外國列傳》第二載，周世宗時，瓜州團練使元恭所貢波斯錦、安西白氎等，「皆因其來者以名見」。(1841頁)此外，氎亦稱為氎，考《正字通·毛部》云：「氎，西番絨毛織者。土番貢霞氎，即今紅氎。」

毛織物還可稱氎。《後漢書》卷八十六《西南夷傳·哀牢》說哀牢人「知染采文綉，罽氎帛疊、蘭幹細布，織成文章如綾錦。有梧桐木華，績以為布，幅廣五尺，絮(潔)白不受垢污。」李賢注引《廣志》曰：「梧桐有白者，剽國有桐木，其華有白毳，取其毳淹漬，緝織以為布也。」(2849頁)饒宗頤先生《蜀布與 cinapatta》一文說，kautilya 的《國事論》中「言及脂那的物產，有絲及織皮二種」，指出「所謂蜀布乃是極廣泛的名詞」，四川的氎亦是一種，巴地的帛布、寶布、氎人之氎，蜀細布之氎，都是漢代四川的出產。³⁷

35 勞費爾：《中國伊朗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頁318。蘇繼庠注汪大淵《島夷志略·三島》「地產黃臘、木棉、花布」中「木綿」一詞說：「榻布、荅布、都布殆皆謂綿布，即疊布是也，而其名之見於我國載籍又較康泰之白疊為早多矣。故榻布、荅布、都布均可視為梵語 pata 之省音。」「至於洛弗爾所還原之 pambak-dip，在中世波斯語中並無此字，且 dip 義為錦，與綿布無關，錦，古伊蘭語作 depa，不作 dip 也，此伯希和已為指出矣。伯希和云義淨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毗耶耶》，舉綿、亞麻、苧麻、羊毛所織四種細疊，其疊字原名當為梵語 apati。此梵語含義頗廣，謂綿布條，又謂他種布條。案梵語 pata，義淨《語千字文》、禮言《梵語雜名》、法雲《翻譯名義集》卷七，皆作鉢陀，或言其為絹，或言其為一幅氎，雖所指不一，然白疊與其諸異譯，當為 pata 之對音，謂綿布。」載《島夷志略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29。

36 蘇繼庠注汪大淵《島夷志略》「木綿」一詞說，「巴利語劫波婆應作劫波婆，正言指梵語，迦波羅應作迦波羅。法雲《翻譯名義集》卷七劫波育，注作迦波羅，則似沿玄應《音義》之誤而誤。禮言《梵語雜名》白疊注，卻波薩、迦波薩、劫波薩皆為梵語 karpasa 之對音。」載《島夷志略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30。勞費爾《中國伊朗編》和藤田豐八《古代華人關於棉花棉布之知識》對此考證甚詳，限於篇幅，此不贅述。

37 饒宗頤：〈蜀布與 cinapatta——論早期中、印、緬之交通〉，載《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四五本第四分冊(1974年)。

六、「毳」的異體字

《慧琳音義》卷六十四釋《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中卷「毳毼」引《博雅》云：「毳毼，西戎罽毼也。」(2589頁) 慧琳所引《博雅》中「毼」即「毳」。《博雅》為隋曹憲因魏初張揖所作《廣雅》而附的音解，³⁸ 檢今傳本《博雅》中雖無慧琳所引之文，³⁹ 但亦可證其時「毳(毼)」字已出現。考《慧琳音義》卷八十一釋《南海寄歸內法傳》第二卷中「毼席」云：「上貪覽反。《考聲》云：『毼，織毛為之。出吐蕃中。《字書》亦從帛作𦃟，或從糸作𦃟，音義同。』」(3189頁) 例中「𦃟」、「𦃟」亦為「毳」的俗字。《漢語大字典》未將「𦃟」列為「毳」的異體字，考《慧琳音義》卷二十四釋《方廣大莊嚴經》第七卷中「毼毼」云：「上貪敢反。《詩》曰：『毼衣如綹也。』《考聲》云：『毼，織毛為之也。』亦作𦃟，又作𦃟。下寒葛反。《廣雅》云：『𦃟謂罽也。』《古今正字》並從毛，炎、曷聲。刻音居利反。《說文》：『罽謂西胡毳布也。』」(944頁) 又卷六十六釋《集異門足論》第八卷中「𦃟罽」云：「上貪敢反。《論》文作綹非也。《考聲》云：『色青白之間也。』養此義也。韓詩云：『毼衣如𦃟也。』字又作𦃟。⁴⁰ 《考聲》云：『𦃟，織毛為之。』出吐蕃中也。《古今正字》從帛，炎聲。字或作𦃟，又作𦃟也。其從毛作𦃟字，流俗行稍久，故兩釋而存之。下凡(几)例反。字書正行罽，《論》文作罽，略也。《考聲》云：『罽，西國毳布也。』《爾雅》云：『𦃟，罽也。』《古今正字》云：『西戎毛錦也。』從糸，罽聲。罽音同上也，毼音吹訥反。𦃟音離也。」(2659頁) 𦃟，慧琳所引《古今正字》作「𦃟」，《考聲》作「𦃟」或「𦃟」，又有寫作「𦃟」或「𦃟」，還可寫作「𦃟」。《慧琳音義》卷六十釋《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律》第七卷中「毛𦃟」云：「貪敢反。《考聲》云：『𦃟，織毛為之。』出西戎。或五色暈花，或云毛罽，亦曰毛褥席等，今古之正形也。」(2427頁) 《漢語大字典》第八冊所附《異體字表》以「毳」和「𦃟」為正字，以「𦃟」為「毳」的異體字，「𦃟」和「𦃟」為「𦃟」的異體字。據慧琳所注反切，𦃟為貪覽反，𦃟和𦃟為貪敢反，𦃟和𦃟、𦃟、𦃟音同義異，但皆指織物，有時混用，正如慧琳所指出「流俗行稍久，故兩釋而存之」。𦃟則是荻類植物，與𦃟同源。⁴¹

「毳」和「罽」在表毛織物義上亦有相通之處。如《漢書·東方朔傳》云：「木土衣綺綉，狗馬被繡罽。」顏師古注：「罽，織毛也，即毼毼之屬。」(2859頁) 《舊唐書·南蠻西南蠻傳》載驃國，「其堂宇皆錯以金銀，塗以丹彩，地以紫礦，覆以錦罽。」《慧琳音義》卷七十九釋《經律異相》第三十七卷中「毼毼」亦云：「上具俱反，下數俱反。《考聲》：『毼毼，織毛為布文彩。』亦名罽，為出罽賓國毛布也。」(3111頁) 「毳」自南北朝問世後，經歷了與「𦃟」並存及與「𦃟」、「𦃟」等混用的演變，逐漸取而代之，沿用至今。

38 謝啟昆：《小學考》卷五(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7年)，頁74。

39 見《博雅》卷八《釋器》，漢魏叢書本頁2後。

40 《字彙補·毛部》：「𦃟，與𦃟同。」《康熙字典·毛部》：「此字當從炎，改從炎無義。當即𦃟字訛文。」

41 王力：《同源字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年)，頁626。

七、毯與地毯、壁毯

「毯」可稱為「毛布」、「毛席」，又稱為「毛褥」。《慧琳音義》卷五十九釋《四分律》第三十一卷中「氍毹」引《通俗文》云：「織毛褥曰氍毹。細者為之毹毹也。」(2394 頁)《通俗文》所說「毛褥」亦指「毯」。宋人俞琰《席上腐談》卷上曾解釋說：「毯之別名曰毛褥。」

地毯用於鋪墊，氍毹和毯都可以用作地毯，唐代亦稱為「地衣」。白居易《紅綉毯》詩云：「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奪人衣作地衣。」地衣亦即氍毹、毹毹之類。《慧琳音義》卷三十七釋《陀羅尼集》第三卷中「氍毹」云：「梵語也。毛毯地衣之類也。亦無正字也。」(1476 頁)又卷六十一釋《苾芻尼律》第十二卷中「氍毹」云：「蕃人語也。即今之毛布有文為地衣是。」(2475 頁)又卷六十釋《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律》第二十六卷中「氍毹」云：「西戎胡語。《考聲》云：『織毛為文彩五色，或作鳥獸人物，即毛布也。』《聲類》：『毛席也。』出西戎，字無定體。或作氍毹，或名毹毹，即地衣、舞筵之類，形聲字也。」(2444 頁)

舞筵指歌舞時鋪在地上的席子或地毯。《說文》：「筵，竹席也。」筵是貼地而鋪較為寬大的墊席。《周禮·春官·序官》：「司幾筵。」鄭玄注：「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賈公彥疏：「設席之法，先訊者，皆曰筵，後加者為席。」孫詒讓正義：「筵長席短，筵鋪陳於下，席在上，為人所坐藉。」古人席地而坐，坐於席上，席下又有貼地之席稱為「筵」。考《慧琳音義》卷十一釋《大寶積經》第九卷「宛筵」云：「於遠反，下以旃反。假借字也。若取字義即乘經意。案：宛筵，地褥也，即舞筵也。俗呼為地衣、毛錦是也。」(435 頁)又卷十五《大寶積經》第一百十八卷「宛筵」亦云：「上音宛，下音延。《經》云：宛筵者，花氍毹舞筵之類。」(585 頁)宛筵、地褥、舞筵即地衣，又稱毛錦，即地毯，亦可為坐墊或床墊。如《中本起經》：「王問憂陀：『吾子在宮，茵褥宛筵，錦綉細軟。今所坐具，皆有何等？』」又《雜藏經》：「坐以寶床，敷以宛筵細褥。」又《大樓炭經》卷六：「大王治閭浮利天下時，天下富樂，熾盛安隱，五穀豐熟，人民眾多，地佳好，水亦饒多。譬如蘇麻油塗地，不起揚塵，生青草眾多，周匝正圓。其色譬如孔雀尾，其香如香草也。柔濡如宛筵，足蹈上陷入地四寸，舉足即還復如故。」例中形容草地柔軟富有彈性，猶如宛筵。宛筵、毛錦等皆為西域毛制物品的意譯詞。《慧琳音義》卷七十四釋《僧伽羅剎集》下卷中「苑筵」云：「上於遠反，下以旃反。假借字也。若取字義，即乘經意。案：苑筵，地褥也。即舞筵也。俗呼為地衣、毛錦是也。經作宛筵，字體文義俱乖，今不從。後傳寫者宜從草之也。」(2946 頁)又卷二十七轉錄詳定窺基釋《妙法蓮花經·譬喻品》中「宛筵」一詞案云：「諸書宛筵，紘冠也。筵，冠上覆也。《玉篇》『冠前後而垂者』，不可車上重敷冠覆。今理應作宛美之宛，席蓐之筵，文蓐華氍之類綺麗席也。」(1066 頁)慧琳認為宛筵為西域毛制物品的意譯詞，若取字義，即乖經意，可譯為從草之苑筵，亦可取其「文蓐華氍之類綺麗席」之意，意譯為「宛筵」。其卷四十五釋《優婆塞淨行法門經》下卷中「氍毹」云：「上具俱反。下數俱反。《聲類》云：『氍毹，毛錦也。』《廣雅》：『文蜀也。』《考聲》云：『《博雅》：『氍毹，西戎罽毼也。』即是毛錦有文彩如五色花氍也。」(2589 頁)指出毛錦即有文彩的五色花毯。

古代歌舞宴飲通常在筵席上進行。如南朝陳徐陵《走筆戲書應令》：「舞席秋來卷，歌

筵無數塵。」唐王勃《九成宮頌》：「風閨夕賞，攜少女於歌筵；月幌宵朧，下姮娥於舞席。」今舞臺上多用地毯鋪墊，故「氍毹」一詞又可借喻為舞臺。

據《舊唐書·西戎傳·波斯國》載，波斯國於天寶「九年四月，獻火毛綉舞筵、長毛綉舞筵、無孔真珠。」波斯所獻舞筵即歌舞時用於鋪地的地毯。例中說到的火毛綉舞筵是一種稀罕的毛織品，類似於《大寶積經》第一百零九卷中說到的一種「火浣布」，據《玄應音義》卷五載：「《周書》西域獻火浣布，污則燒之則潔。」⁴²《慧琳音義》卷十五釋此詞云：「謹案《山海經》、《括地志》、《十洲記》、《神異經》、《博物志》、《抱樸子》等皆說南方炎洲有火林山，生不燼之木。其山晝夜大火常然，猛風不盛，暴雨不滅，其木皮花皆堪為布，而皮布粗，花布細。又有火浣獸，其形似鼠，可重百斤，毛長三四寸，色白細如絲，常居火中，炯赤如火，時時出外，夷人以水逐而沃之，得水即死，取其毛，績以為布，彼夷人皆衣其衣。經有垢汗，若以灰，水洗終日，仍舊不能淨。若置於火中燒之，與火同赤，經二食，須出而振之，塵去而潔白如新，因名火浣。」(566頁)火浣布即石棉布，以石棉纖維紡織而成，具有不燃的特點。⁴³

毯亦可挂於壁上，唐時也有稱其為「壁衣」的。如岑參《玉門關蓋將軍歌》：「暖屋綉簾紅地爐，織成壁衣花氍毹。」《玄應音義》卷三釋《明度無極經》第四卷中「毼壁」云：「他蓋⁴⁴反。毛席也。施之以壁，因以名焉。」(155頁)

毯用來鋪在地上似與我國古代西北少數民族的游牧生活方式有關，其時人們逐水草射獵，以帳篷為居室，毯可鋪可蓋，攜帶方便，遂成為日常生活中用來鋪蓋或張挂的禦寒或裝飾物品。

【本文屬專著類】

42 此為玄應釋隋闍那崛多譯《移識經》上卷之文，見於高麗藏和趙城金藏本，叢書集成本脫玄應所釋此經及另二十部經的釋文。

43 參張永言〈從詞彙史看列子的撰寫年代〉一文中有關火浣布的論述，載《季羨林教授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44 蓋，《慧琳音義》卷十轉錄時改為「荅」。(373頁)據《廣韻》，荅為都合切，合韻入聲；蓋有他蓋切，去聲泰韻和胡獵、古盍二切，盍韻入聲。盍、合音近，同為咸攝，蓋可能是「盍」字之誤。慧琳似認為改為「荅」更明確一些。